

*Patrick White: Life
and Work*

叶胜年 著



白·怀特评传

河北教育出版社

序

帕特里克·怀特是澳大利亚迄今为止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于1973年获此殊荣。他的著作包括约11部长篇小说，十本剧本，一部自传。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大量的短篇作品，如短篇小说，演讲稿等。除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还获得了许多澳大利亚颁发的文学奖。

他的创作始于30年代，但是，一直到1945年他从皇家空军退役以后，他的创作才初露锋芒。他的几部主要著作发表于50年代。那时，澳大利亚开始溶于战后变化的世界格局。也就是在那时，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开始意识到澳大利亚的未来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

帕特里克·怀特在写作上的创新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他的早期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作家和欧洲传统的影响。但是，他逐渐显示出其天才和创造性。

帕特里克·怀特的作品所关注的是个人努力认同于周围环境。他的作品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时至今日，他的作品仍付印再版，当然，这就意味着他的作品必须面对来自澳大利亚年轻一代作家的作品的竞争。

在中国，人们自然认为帕特里克·怀特是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如《沃斯》(1957)、《人生》(1955)、《风暴眼》(1973)，以及他的自传《镜中瑕疵》(1981)都出版了中译本。

确实，很可能在90年代，帕特里克·怀特在中国比他在自己的祖国会拥有更多的读者，更受人欢迎。叶胜年先生的《帕·怀特评传》将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做出某些回答。完全可以说帕特里克·怀特之所以在中国受到欢迎不仅是因为他对世界文学作出了贡献，而且与中国的翻译家和评论家艰苦的劳动和全面的介绍是分不开的。

帕特里克·怀特的语言和意思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掌握。在他的作品中，由于使用隐喻象征、诗化结构，所以读者要化很大的力气才能顺着作者的思路读下去。《牛津澳大利亚文学指南》中写道，他的作品给人最直接的印象是有一股难以抑制的强大的创造力，笔锋敏锐机智，富于强烈的喜剧性以及作者对语言、对人文地理和所发生事件驾驭的能力。

帕特里克·怀特一生离群索居，尽管他与同代人之间观

点相悖这一点广为人知。譬如说,1976年时,为了抗议政府的某些政策,他把政府颁发的奖章退了回去。有些争议时至今日仍无定论,褒贬不一。这本专著将为那些希望更多地了解帕特里克·怀特的中国读者打开帕特里克·怀特的世界作出贡献。

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因为帕特里克·怀特生活的那个物质和精神世界正在很快消失。他的同代人都已进入暮年,很多人已经谢世。文学分析家不可能再局限于作者的体裁、心理、风格以及其他一些特点的研究,他也应采用一些社会历史学家的作法,对作者的著作作出公正的评判来满足读者的要求。

叶胜年先生完全胜任这项工作。1992年9月在上海召开第三届澳大利亚研究研讨会时,他首次和我讨论了这本关于帕特里克·怀特的著作。叶胜年先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既要完成教学任务,参加其他学校活动,又要完成这本著作,这本身就说明了他工作的勤奋和忘我的工作精神。

《评传》是对帕特里克·怀特的生活和著作进行评述、分析。我非常荣幸应叶先生之邀为《评传》作序。我相信,《评传》将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古德

1993年10月5日

Preface

Patrick **White** remains Australia's only Nobel Prize Winner in literature. The prize was awarded to him in 1973. He wrote about eleven novels, ten plays and an autobiography apart from a large number of smaller works, such as short stories and speeches. Apart from the Nobel Prize, he won many Australian awards.

He began writing in the thirties, but his career did not blossom until after he was demobilised from the Royal Air Force in 1945. Several of his major works were published in the fifties. It was the time when Australia started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changed post-war world. It was also the time when far-sighted people began to realise that Australia's future lay in the Asia-Pacif-

ic area.

Patrick White's evolution as a writer offers a parallel. His early writing is much indebted to European writers and European traditions, but gradually he began to rely more and more on his own talent and creativity.

Patrick White's writings are concerned with the struggle of the individual to see himself collectively in his surroundings. His works have stood the test of time. Most remain in print, even though they have to compete increasingly with the writings of younger generations of Australian authors.

In China, Patrick White is easily the best-known Australian author. His novels *Voss* (1957), *The Tree of Man* (1955) and *The Eye of the Storm* (1973) as well as *Flaws in the Glass* (1981), his autobiography, have been published in Chinese.

Indeed,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in the nineties Patrick White is more popular in China than in his homeland. Professor Ye Shengnian's work will provide some answers to the question why this should be so. But one can safely say that Patrick White's popularity in China is due not only to his standing as a major contributor to world literature, but

also to the painstaking and sympathetic work of his Chinese translators and critics.

Patrick White's language and meaning are not always easy to grasp. His use of mandalic symbols and poetic structures makes considerable demands on the reader's willingness to follow him on his exploration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says that the most immediately impressive features of his work are a strong creative energy that releases itself in uninhibited play, sharp wit, zestful comedy and a sure grasp of a wide variety of idioms, people, places and incid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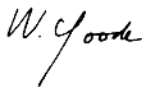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e remained a very private person even though some of his disagreements with contemporaries became quite public. For example, in 1976 he returned an order awarded to him by the Government in protest against some of its policies. Some of these controversies and continuing to this day between his supporters and detractors. This work will do much to open up the world of Patrick White to the Chinese reader who would like to know him better.

This is an important task.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world in which Patrick White lived is fast disappearing. His contemporaries are reaching old age. Many have already died. The literary analyst can no longer confine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genre, moods, style and other peculiarities of the author. He has to adopt also the techniques of the social historian to do justice to the works of the author and to meet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reader.

Professor Ye Shengnian is well-qualified to carry out this task. He first discussed with me the outline of this work on Patrick White during the Third Australian Studies Conference in Shanghai in September 1992. It says much for his dedication and industry that he was able to complete his work in the intervening time despite the pressures of teaching and other aspects of university life.

I was therefore delighted when Professor Ye invited me to write a preface to this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life and works of Patrick White. I am sure that his work will find enthusiastic acceptance among a broad readership.



Walter Goode

Consul-General for Australia in Shanghai

5 October 1993

序

帕特里克·怀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已不是一个生疏的名字。他的四部长篇小说(《风暴眼》、《人树》、《探险家沃斯》和《树叶裙》)、自传《镜中瑕疵》以及若干篇短篇均已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评论怀特的文章也屡见报端。但论述怀特创作的专集目前尚未见到,因此胜年同志的工作特别值得称道。

怀特是一位值得介绍和评论的作家,这不仅是因为他是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澳大利亚人。二次大战之后,怀特回到故土,以他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澳洲文坛掀起阵阵巨浪,使文艺界从此不再平静,给文艺创作注入了活力。不论是否同意现代派的创作方法,人们都必须承认怀特在活跃创作方面的贡献。从60年代后期起,怀特愈来愈积极地投身于涉及公众利益的种种活动。他带头签名反对越战,他长期资助土著人的教育,他大力支持年轻艺术家的创作,他为了反对核武装走上街头,他不断抨击政治腐败和道德水准的下降。难怪在1990年他逝世时评论家把他喻为“澳大利亚的良心”。

应该承认怀特是一位复杂的作家。要读懂他的作品并不容易。不仅我国的读者感到困难,澳大利亚的读者阅读时也不觉得轻松。无论在主题的开掘或是在艺术手法的运用方面,怀特始终在探索,不断地试验,使读者和评论家一再感到惊异。文学评论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怀特的评论和分析自然也应如此。截至1993年初,在世界范围内已有27部评论怀特的专著问世,文章数以千计,看法多种多样,异彩纷呈。我相信在胜年同志的评论专著之后,一定还会有其他学者发表更多的关于怀特的评论文章和著作,把我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推向深入。

胡文仲

1993年11月于北京外语学院

目 录

序.....	古 德(1)
序.....	胡文仲(1)
一、绪论	(1)
二、家庭和教育:准备阶段.....	(23)
三、两部长篇的问世:初显身手.....	(42)
四、《姨妈的故事》:新的起点.....	(67)
五、《人生》和《沃斯》:走向成熟.....	(86)
六、《乘马车的人》和《完整的曼荼陀》:神 的启示	(118)
七、《解剖者》和《风暴眼》:人的探索.....	(155)
八、《遮羞的树叶》和《特博恩的爱情》:梦 的回归	(193)
九、戏剧和短篇:额外酬劳.....	(232)
十、《镜中瑕疵》和《扮演多种角色的女 人》:老的思索	(255)
主要参考书目.....	(278)
后记.....	(280)

一、绪 论

帕特里克·怀特在他身后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遗产：20多部小说剧本和其他著作，也留下了一些令人费解的遗憾。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内涵，他驾驭语言的能力，不仅在澳大利亚，而且在当代世界文坛上都堪称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然而从他在二次大战结束后踏上澳大利亚国土的时候起，到他三年前逝世为止，对他的评议似乎总是毁誉参半，莫衷一是。一方面他是澳大利亚迄今为止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他自己、也为他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他被许多人看成是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他的脾气和性格又让人对他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招致了不少人的疏远和批评，其中包括一些和他关系曾经非常亲密的人。尽管如此，他在小说、戏剧等方面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澳大利亚的文学传统，引进和运用了现代小说技巧以及其他艺术表现手法，并在此基础

上进行了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心理现实主义。他的语言幽默含蓄，笔调诙谐调侃，善用隐喻象征。他的小说表现了现代人的痛苦、孤独、冷漠、忧愁和困惑；表现了善与恶、真与假、爱和恨的冲突；表现了对普通人的关心和同情，对促进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和沟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怀特一生共写有 12 部长篇小说，3 部短篇小说集和 10 余部剧本。这些作品凸现了他独特的观察和审视各种问题的视角和观念，表现了他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和社会问题的关注，构建了一种厚积薄发，大彻大悟，深沉复杂的思想底蕴，和一种既幽默机智又冷峻严肃的文风。

(一)

怀特的许多作品都表述了对人性的沉重思考，深刻彻悟和严厉解剖，表现了一种对真理的探求和为此付出的代价，揭示了人类精神世界演变的趋势和造成这种演变的内在原因。

他这种对人性的认识和剖析几乎组建了他所有主要作品的主题框架，而这种认识和剖析的对象首先是他自己。他曾经说过他的作品总是带些自传性质^①，不但他的家人和朋友亲戚多次成了他小说中某些人物的原型，而且他自己的个性和经历也一再地被写进了一些主要人物的身上。《沃斯》中的沃斯，《完整的曼荼陀》中的瓦尔多，以及《特博恩的爱情》中的伊迪·特博恩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怀特本人的化身。

沃斯或许是怀特笔下最带悲剧色彩的人物。为了横穿大

^① 《帕特里克·怀特的一生》，戴维·马，兰登书屋，1991年，第563页。

沙漠，建立他的不朽丰碑，他和他的远征队以顽强的毅力和献身精神克服了许多物质上的困难，最终却无法逾越人类本身的障碍。沃斯的远征既是物质和肉体的磨炼和考验，也是精神和信仰的寻求和探索，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心路历程。澳大利亚著名诗人兼评论家J·麦考利说过：“从外表上看这是一次对荒蛮的征服，……它将使沃斯永垂不朽，但其实质却具有双重性。沃斯有次所说的‘另一种旅程’指的是他渴求成为神灵的旅程。这实际上是一种仪式行为，因为只有祭祀仪式才能认同于神灵。沃斯已使自己成为一种祭祀的高级牧师，其目的就是认同于神。谁是这场祭祀的牺牲品呢？就是他自己和他那伙人的人体之躯。沃斯自己的可怜自我，每天都要在沙漠上受苦受难，必要时还得付出生命。这种在沙漠上的自我折磨和自我牺牲做得越多，他认为他越是可以认同于神。”①

沃斯选择大沙漠作为他征服的目标与其说是出于物质可能性的考虑，不如说是出于精神功利性的考虑。这种精神功利性还不是一般的成名，而是要超凡脱俗，成为神灵。他在远征的过程中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毅力，显现了简朴、谦恭、仁慈等优秀品质。他征服自然和克服各种困难的过程就是他追求精神超越和逾越自我的过程，也是他渴望成为神灵的过程。是他伟大壮烈的所在，也是他失败悲剧的所在。

怀特笔下的沃斯是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志向极高，却不得不面临无法实现的悲哀；他以德报怨，以诚感人，却得不到适当的回报，而不得不以自己的头颅去殉葬自己的崇高；

① 《十论帕特里克·怀特》，G. A. 威尔克斯（编），安格斯和罗伯逊出版公司，1970年，第38—39页。

他节制情欲，却难以斩断情思，断绝精神上的苦闷。他的受苦受难，自我献身，宽容厚道都表明沃斯作为人是无与伦比的，他的失败和悲剧在于他不想作为人而了却此生。问题是能不能超越人的极限达到神的境界。

探险队唯一的幸存者贾德这样评价沃斯：“虽然他喜欢认为自己是神，但他绝不是神。……他就是一个普通人。”^① 沃斯的女友，或者精神上的妻子劳拉的看法和贾德的相似，她认为在沃斯身上既有善也有恶。换句话说，沃斯成为神的愿望充其量只是一种理想，可望而不可及。当沃斯不顾一切现实条件试图实现它的时候，势必要失败。

然而怀特显然并不只想观看悲剧的演出，他所要表现的是悲剧产生的力量。也就是说，在怀特看来，痛苦受的越多，人生的价值也就越大，就这点来说，沃斯身上有正面意义。

怀特在《沃斯》中力图通过对痛苦的表现来肯定一种精神力量。他的后期作品《特博恩的爱情》探讨了个性和痛苦的关系。在怀特所有作品中，这部书可以说是和怀特个人经历和性格联络最多的小说。

这部小说不仅仅涉及到怀特青少年时期的两次主要经历：中学学业结束后照看羊群和二次大战前后在伦敦的生活，而且第一次在作品中公开描写了同性恋。小说主人公埃迪·特博恩实际上是怀特的化身，从生理上说他具有男人的身体，从心理上说他具有女人的意识。

主人公以三种不同的身份先后在小说中出现：富商的年轻夫人，看管羊群的佣工和妓院的鸨母，并且因此而和形形

^① 《沃斯》，帕·怀特，（英）艾尔和斯波梯斯沃德出版社，1957年，第443页。

色色的男人和女人发生各种感情上的纠葛。值得注意的是怀特着重探讨了精神上的纯洁无瑕，而不仅仅是性爱本身。埃迪之所以东奔西逃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戏弄生活和逃避责任，而是因为当时的社会风俗和道德观念不允许他这种人的存在。显然作者对埃迪是同情的，这种同情隐含了作者本人作为同性恋者的痛苦和悲哀，袒露了作者对社会排斥同性恋的迷茫和揶揄。在貌似荒唐滑稽的表象之后实际上却是作者坦诚的困惑和苦闷。小说最后，作者安排主人公在敌人飞机空袭中丧生或许正表现了这种深沉凄凉的底蕴。

怀特一生受其同性恋的牵累却终生不悔。他说过他的同性恋给了他成为一个伟大作家所需要的一切洞察力^①。这句话或许过高估计了同性恋的作用，但多少说明了他观察问题的独特角度。他对自我的探讨和解剖具有异乎寻常的严厉和深刻，不仅仅是心理上的求索和平稳，也包孕了他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和审视。60年代中期发表的《完整的曼荼陀》代表了他的这一倾向。

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一对孪生兄弟。一个叫阿瑟，一个叫瓦尔多。阿瑟是两兄弟中受人同情的一位。他虽然心智不健全，却为人善良，对人热情，热爱生活，在某些方面（如数学和文学兴趣）具有特殊才能。瓦尔多聪明能干，多才多艺，却心胸狭窄，报复心重，对他的兄弟、邻居、同事和父亲，甚至他们家的狗和他自己都心怀不满。仇视一切的心理和封闭孤独的心态使他走上了绝路。

虽然这两个人渊源于不同的生活原型，但就其实质来说，

^① 《帕特里克·怀特一生》，戴维·马，兰登书屋，1991年，第581页。

他们都是怀特内心的写照：他最美好的希望和最担心的恐惧。可以说这部小说就是怀特对自己的一次审视。怀特通过刻画瓦尔多这样一个极端的人物来深刻地认识和解剖自己，特别是表现他不愿原谅他人的这种极为顽固的个性。怀特曾经说过，如果把所有的爱和直觉从他身上拿去的话，他就有可能成为瓦尔多：一个让人讨厌和卖弄聪明的人……畏畏缩缩，体弱多病，从不宽恕别人。^①

(二)

怀特作品中的另一主题蕴涵的是对人性的困惑。怀特的主要人物在寻求如何摆脱人的精神束缚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境界时，总是要经历各种精神困惑。这种困惑可以是一种精神忏悔，就像《风暴眼》里晚年的亨特夫人所经历的那场精神危机；可以是一种对现状的不满和对真理的追求，像《姨妈的故事》中的古德曼所追逐的精神目标；也可以是一种莫名的烦恼，如同《解剖者》中的达菲尔德成名后碰到的种种问题。归根结蒂，这些困惑表现了一种对人性的探讨和认识。

怀特最初想写《风暴眼》的念头源于他母亲临终前在伦敦卧床不起的情景。经过十年的构思，这本以他母亲为原型的小说终于问世，并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出版的1973年年底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小说的中心放在亨特夫人和她的两个孩子以及其他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上。这种关系的核心是人性中比较黑暗一面

^① 《帕特里克·怀特一生》，戴维·马，兰登书屋，1991年，第449页。